

荆楚研究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

别集研究

徐瑞岳 编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27800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1127800

刘半农研究

徐瑞岳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2 字数 124,000

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,000 册

ISBN 7-80519-042-9/K·18

统一书号: 11354·075 定价: 1.45 元

责任编辑 黄希坚

序 言

吴 奔 星

这是一部关于研究刘半农先生的学术性与资料性的著作。

半农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语言音韵学专家。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因公染疾、遽然长逝之后，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。这五十年来，我们国家的变化是很大的。作为一位正直的进步的知识分子，半农先生在旧社会所追求的一些理想，在今天都已经实现了，可惜他没有能够见到他所一贯追求的社会现实。但是，他也不应该感到寂寞，他在学术上文学上的业绩，长久地引起后人的怀念。

解放后，由于“左”的影响，对于他在文学上、语言学上的成就，没有很好地加以整理和继承。把研究半农先生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，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情。近几年来，国内有些刊物偶尔刊登、评介半农先生诗歌的文章，但数量毕竟是极少的。对半农先生作全面的研究，徐瑞岳同志的这本著作该是一个新的起点。

徐瑞岳同志对半农先生的研究是从一九八〇年开始的，到现在整整五年了。五年之间，他对半农先生的一生，作了多方面的探索。首先，是向半农先生的子女、亲友了解其生活道路和学术活动；其次，是从本世纪初以来的报刊中翻阅他的著作以及关于研究他的文章。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，他

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，才开始写作《刘半农论》这样一篇学术性著作。这篇长达数万言的论文，曾经送请国内一些现代文学专家审阅，有的专家学者还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，对他给予了多方面的鼓励。但从五年來他所掌握的资料看，半农先生的一生，不是一篇论文所能概括得了的，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。为此，他又把掌握的一些资料，进行了补充与修订，经过爬梳剔抉，反复审订，终于编成了这样一部学术性和资料性兼顾的著作，它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半农先生生平提供了条件。

这本书可以说是对刘半农一生从事文学活动和学术活动的一个小结，具有开拓性的意义。

徐瑞岳同志为了撰写这部著作，在占有资料工作方面，付出了不可低估的劳动。他不仅在北京、上海之间奔波，访问专家学者，查对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资料，还到半农先生的家乡作过实地调查，并多次去北京的西山瞻仰半农先生的陵墓。几年来，他为了整理资料、撰写论文，寒来暑往，夜以继日，其专心致志的治学精神，到了撇开妻室儿女的地步，这是十分令人感动的。

半农先生是我的师辈。我的老师黎锦熙、钱玄同、罗常培、赵元任诸先生，都是他的好友。半农先生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，但我读过他许多著作，特别喜欢读他的诗歌，还作过一些探索。因此，看到徐瑞岳同志这部著作即将出版，非常高兴。特写这么一点感想，借以纪念半农先生。

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于南京师范大学

目 次

序言.....	吴奔星 (1)
---------	---------

刘半农论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从才子到闯将	(2)
--------------	-----

从诗人到学者	(22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从战士到名士	(44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刘半农传	(67)
------------	------

“小时了了”	(67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投笔从戎	(72)
------------	------

“卖文为活”	(77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执教北大	(82)
------------	------

“五四”闯将	(88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早春播种	(93)
------------	------

欧洲留学	(98)
------------	------

荣获博士	(103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献身教育	(108)
------------	-------

潜心治学	(117)
------------	-------

《语丝》斗士	(122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白圭微玷	(13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晚节可风	(137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哲人其亡.....	(144)
刘半农生平年表	(150)
刘半农笔名堂号辑注.....	(204)
后记.....	(209)

刘 半 农 论

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，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。

——鲁迅《忆刘半农君》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、语言学史上，有一位著名的人物，这就是刘半农。

刘半农集战士、诗人、学者于一身，形成了他特异的风骨。

刘半农的一生，经过了从才子到闯将、从诗人到学者、从战士到名士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，在风云变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代表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和生活归宿，有着突出的典型意义。

刘半农去世后，几十年来，常常引起人们的关注或非议。三十年代中期，一些资产阶级文人，曾经严重地歪曲过他的形象，把他视同“复古的先贤”〔1〕。十年浩劫期间，刘半农又成了“半截子革命”的代表人物，遭到了掘墓砸碑的厄运。时至今日，仍然有人说他“思想日趋反动，奔走于权贵之门，热衷于当学者名流……”〔2〕云云。

刘半农一生的功过是非究竟应当如何评价？遗憾的是，几十年来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对他却十分冷落，不仅没有一部

研究专著问世，甚至连专门研究他的论文也极为罕见。某些现代文学史论述到刘半农时，也只是浮光掠影、捎带几笔。

但是，刘半农的业绩，就象飞驰在当年漆黑大地上的一点火花，他照亮了自己，也引起人们不能不加以认真的思索或探讨。

从才子到闯将

他跳出鸳鸯派，骂倒王敬轩，为一个“文学革命”阵中的战斗者。

——鲁迅《趋时和复古》

刘半农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一九一二年。

一九一一年十月，武昌起义的枪炮声震醒了沉沉昏睡的神州大地。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，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帝王的专制政体，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。这次革命虽然以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而告终，但它的影响毕竟极其深远，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

当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传到长江下游，也强烈地震撼了当时正在常州府中学堂就读的刘半农。他虽然即将毕业，但革命的热潮却使他激情难抑，遂投笔从戎，北走淮阴、清江等地，毅然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。一九一二年春，他因不满当时革命军队中的混乱现象，又返归江阴故里。不久，他怀揣告借而来的五块钱川资，携带二弟刘天华去上海谋生，先入李君磐领导的开明剧社任编剧，后又担任《中华新报》特约

编辑员和中华书局编译员，开始了他勇猛精进的一生。

当时的上海，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一个缩影。黄浦江畔租界麇集，十里洋场魑魅横行。都市生活的畸形发展，也使各种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低级趣味的黄色报刊应运而生。就在这种社会条件和历史机缘之中，“辛勤所得仅能免于饥，而不能免于寒”〔3〕的刘半农，为了温饱，遂开始了“卖文为活”〔4〕的写作生涯，从此和文学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他从一九一二年以半依的笔名写稿，在五年多的时间里，发表的小说就有四十余篇。其中，有著有译，优劣杂陈，成了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家之一。

我们说当时的刘半农是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家，是以他的作品为据的。首先，从他小说创作的题材看，他发表作品时自注的名目有：警世、侦探、滑稽、社会、哀情、醒世、实业、言情、实事、宫廷、国事、历史、哲理、政治、刺世等十余种之多，这和当时其它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品的选材范围基本相同。所谓言情、哀情一类，也少不了描写才子佳人相悦相恋或者离情别恨；历史、宫廷一类，不过是杜撰传奇、演义或者传播宫闱秘史；侦探一类，则以惊险曲折的情节取胜；滑稽一类，更离不开插科打诨、逗乐开心。其次，从他小说创作的体裁看，长篇小说多采取章回体；短篇小说也大多承袭传奇和笔记小说的旧体例；开头处不是以诗歌发端，就是向“列位看官”进行繁琐的自我交代；结尾处则往往又加上几句空泛的说教，令人有画蛇添足之感。再次，从他发表作品的刊物看，刘半农的四十余篇小说，大都发表在当时鸳鸯蝴蝶派的几个主要刊物，诸如《小说海》、《礼拜六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说时报》、《小

说丛报》、《小说画报》、《小说新报》、《小说大观》以及《中华小说界》上。最后，从他当时的交往看，刘半农初入文坛，就是由“鸳鸯派”作家徐半梅介绍的，这在徐氏《话剧创始期回忆录》中曾有记载：

刘半农寄了两篇译的小说稿给我，托我在什么地方发表。我把一篇登在《时事新报》，一篇给他介绍到中华书局的《小说界》杂志去。〔5〕

后来，他和张恨水、包天笑等人也都颇有交游，直至一九二〇年，刘半农赴欧留学途经上海时，包天笑等人尚且在“聚丰园”设宴为之饯行，视他为故友。〔6〕

早期的刘半农属于“鸳鸯派”作家，不仅鲁迅曾经这样评论过他，就是刘半农自己也并不为讳：

余赞成小说为文学之大主脑，而不认今日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。（不佞亦此中之一人，小说家幸勿动气）〔7〕

鸳鸯蝴蝶派在当时既然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而存在，置身其中的作家，当然都有着一个大体相同或相似的风格；但是，同一流派的作家，在风格上从来也不可能完全吻合、截然划一，其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，仍然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性，这也是不足为怪的。因此，如果再深入剖析一下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作为“鸳鸯派”作家的刘半农，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，和当时那些专门描写柳荫花下“卅六鸳鸯同命鸟，一双蝴蝶可怜虫”之类的陈词滥调，又有着明显的区别。钱玄同说：

半农在上海任日报编辑，整日写那些人所谓红男绿女派的小说，普通人即谓之为礼拜六派的人物。但实际

说来，半农写小说，绝不与那礼拜六派相同，他有他的主张，绝不与那一般红男绿女派同流合污……〔8〕

既不同流合污，刘半农和一般红男绿女派的区别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

首先，这种区别表现在他的翻译作品中。刘半农是以翻译外国名著起家的，五年中，他向广大读者介绍了丹麦安徒生、俄国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美国夸德氏、英国柯南达里、马夏尔尼等人的作品三十余篇，这在当时对于开阔人们的视野，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等方面，都有不可低估的贡献。例如，早在一九一六年四月出版的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一书，内收四十四案，就是由刘半农、严独鹤、程小青、陈小蝶、天虚我生、周瘦鹃、陈霆锐、天侔、常觉、渔火等十人共同翻译的，书后并附有刘半农的跋语。再如，安徒生《皇帝的新衣》一文，也是由刘半农较早介绍给国内读者的，当时，他以《洋迷小影》题名，并在“小序”中说：

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(1805—1875)原著，名曰《皇帝之新衣》，陈义甚高，措词诙诡……今复参以我国习俗，为洋迷痛下针砭……〔9〕

仅从这一段序言看，刘半农当时翻译这篇作品的目的和意义不是一目了然了吗？至于他在一九一六年翻译出版的《乾隆英使觐见记》一书，更是针对时政、启迪民知，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好作品。范烟桥在《民国旧派小说史略》中评述：

《乾隆英使觐见记》，写清朝在闭关自守时期，英国人如何委曲求全，想窥探门户，乘隙而入，在礼节上起了不小的争执，结果还是英使勉强服从，保持了中国的尊严。这和鸦片战争以后，满清王室的惧外、媚外的狼

狼相对照，很有意义。〔10〕

其它译作，如《此何故耶》、《暮寺钟声》、《英王查理一世喋血记》等等，也都原出于托尔斯泰诸文豪之手，应该予以肯定。

其次，刘半农的小说和其它“鸳蝴派”小说的区别，还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所反映的生活面较为深广。这和当时“鸳蝴派”作家专写“消闲”、“娱乐”的作品比起来，在思想内容上则比较具有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。例如，一九一七年连载于《小说月报》上的《稗史罪言》，全文逾一万五千字，它以当时城乡间的诉讼为线索，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官绅勾结、鱼肉乡里、奸胥猾吏、狐假虎威的生动画面。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系列活灵活现的人物，有专善“吮痈舐痔之事”的某部次长，有在洋人面前“俯首称是者再”的堂堂县令，有“生财有大道”的富商巨贾，有“无异乡曲小皇帝”的乡董恶霸，有“道路为之侧目”的虎狼捕快，有“无殊中古时代之教王”的洋人教士……这一群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产物，又总以残酷欺压、血腥盘剥“刻苦自励”的无辜乡民而私肥自己，致使广大贫苦农民走投无路、家破人亡。这篇小说，师承清代“谴责小说”的优良传统，可以说是一篇新编的《官场现形记》，它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当时“官遇老百姓胜，老百姓畏官也；洋鬼子遇官胜，官畏洋鬼子也；老百姓遇洋鬼子胜，洋鬼子畏老百姓之毁教也”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现实，同时也给予广大劳苦群众以深切的同情，表现了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。

再如，刘半农的另一篇小说《催租叟》，在揭露阶级对立、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等方面，其思想性比《稗史罪言》似乎更为深刻。帮工王老五为人打扫积雪，半天所得只是小洋五角，

虽然衣不蔽体，但为了勉强度日，却期望“天天下雪”，这是何等令人心酸的生活！他和工人七哥合租了一间暂且可以存身的破屋，而房东兼高利贷者的吴老头却苦苦相逼，如果隔夜拿不出大洋四元的房租，就要赶他们到“外面垃圾桶旁或破庙门口”去居住，甚至扬言“叫巡捕来钉门”，其“杀人不怕血腥气”的残忍本性实令人发指！但贫穷的王老五和七哥，心灵却是善良和美好的，当他们从雪地里救回来一个冻僵的孩子时，不仅不见财起意，相反却嘘寒问暖，相形之下，作为这个孩子祖父的吴老头，倒是一个毫不顾惜骨肉之情，只知要钱而不知要命的吝啬鬼。作者在这篇小说里，通过巧合的故事和强烈的对比，既对为富不仁者予以狠狠地鞭笞，又对王老五、七哥等工人形象热情歌颂。

另外，象小说《奴才》，作者运用冷嘲热讽的笔法，批判了一群专门跟在洋大人屁股后面转的叭儿狗，活画出他们舐腿舔足的丑态和卑躬屈膝的奴性，这对当时振奋民族精神、疗救媚外痼疾，都有一定的作用。另一篇小说《可怜之少年》，通过一个贫家子弟初到上海后骤然发迹和迅速败落的演变史，语重心长地为那些不务正业、崇尚浮华的青少年敲响了值得深思的警钟。这在旧中国腐败堕落的气氛中，无疑象一阵徐徐吹来的清风，其深远的社会意义也不言而喻。

通过上述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出这么一个似乎矛盾的结论：刘半农既和鸳鸯蝴蝶派有着某种渊源关系，又和鸳鸯蝴蝶派貌合而神离。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？这既有历史原因，也有个人原因。

刘半农从事小说创作，远在民国初年。当时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，但由于它的不彻

底性，很快就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。旧中国，越发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。这时，自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沉滞、狼劣的社会状态，更加呈现出沉滓泛起的衰颓局面，这也就给从清末开始出现的“鸳鸯派”小说火上加油，使之发展成一股十分可怕的狂焰。据统计，仅上海一地，²当时出版的“鸳鸯派”杂志就猛增到三十种以上，各种黄色小报也充斥街头，成了“五四”新文学诞生之前旧文学的一段回光返照时期。在这众多的“鸳鸯派”刊物中，既有《上海滩》、《销魂语》、《好白相》、《消闲钟》、《游戏杂志》、《香艳小品》、《女子世界》、《黄花旬刊》之类的纯黄色刊物，也有《小说海》、《中华小说界》等比较注重社会意义和文学意味的杂志。例如，创刊于一九一四年元月的《中华小说界》，曾在“宗旨”上宣布：

本志处处必合改良社会、针砭风俗之旨，凡一切海盜淫之作，概不属入……〔11〕

严独鹤写给一九一四年五月创刊的《小说丛报》的“祝词”则是：

神州多故，风雨凄凉，狂澜谁挽，正论不扬，惟彼小说，亦谐亦庄，羽翼子史，感慨兴亡，寓言醒世，扫除秕糠……〔12〕

创刊于一九一五年八月的《小说大观》在“例言”中也声称：

所载小说，均选择精严，宗旨纯正，有益于社会，有功道德之作，无时下浮薄狂荡海盜淫之风……〔13〕

当然，对于一个刊物来说，断定它的优劣并不能单依据其“宣言”或“宗旨”，而应当综合观察、分析它所发表的大量作品，但是，仅仅从这些“宣言”上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发现一点他们

当时衡量作品的标准和指导思想的端倪吗？

再从那个时期“鸳鸯派”一些作家的创作动机来看，由于当时政治腐败、社会动乱、贫富悬殊、民不聊生，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所谓忧国忧民之士痛心疾首，促使他们在无法改革政治、力挽狂澜的情况下，不得已而利用小说为利器，去抨击时政，针砭衰颓。

因此，“鸳鸯派”的一些刊物和作品，如果放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去加以考察，而不是采取一锅煮、一刀切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加以褒贬，就不难发现它们是良莠不齐、千差万别的。刘半农正是在这样一种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之下，开始了他的著译活动，这是造成他和“鸳鸯派”貌合神离的历史因由。

从主观上讲，出身书香门第的刘半农，从孩提时代起便接受了旧文学的熏陶，“四岁时父亲教以识字，六岁入塾，虽在童年，已能作对咏诗。”〔14〕从少年时代起，他又广泛接触各种野史、笔记，甚至对一些描写艳狐情鬼的杂书也不轻易放过。他后来回忆：

我在十五、六岁情窦初开的时候，看了它，心中明知狐鬼之可怕，却有一个怪想，以为照蒲留仙说，天下狐鬼多至不可胜纪，且都是凿凿有据的，为什么我家屋子里，不也走出几个仙狐艳鬼来，同我顽顽呢？〔15〕

正是这种“旧学深邃”的影响，才给他一生时起时伏的“才子气”，埋下了难以彻底铲除的根柢。鲁迅曾经回忆：

几乎有一年多，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的艳福的思想，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。〔16〕

试想，带着这种“才子气”步入十里洋场的刘半农，他在进行最初的文学活动时，怎能不投入到鸳鸯蝴蝶派的怀抱中去呢？

但是，刘半农早期思想的另一面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面，却又是率直纯真的。到他独立生活的时候，家境的微寒，铸就了他读书人的一身所谓朗朗骨气，洁身自好，绝不随波逐流。早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实事小说《假发》中，他就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庸俗现象表示了强烈的不满：

那社（笔者注：指上海某新剧社）里头除了几个办事人之外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有，实在是个极芜杂的社会，初与他们相处，彼此便觉得扞格。〔17〕

而他在上海谋生的这一段时间内，还饱尝过人间的冷暖和辛酸：

到了冬天，两人（笔者注：指刘半农和刘天华）仅有一件棉袍，一人穿了它出门，另一人只得在家躲在被窝里取暖。〔18〕

可以想象，沉浮于艰辛生活的旋涡之中，刘半农对于黑暗的社会、人间的不平，当然不能无动于衷，感慨系之，自然会产生出他那些诅咒旧社会黑暗、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较好作品。除刘半农之外，象“鸳鸯派”作家恽铁樵的《工人小史》、周瘦鹃的《檐下》等作品，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因素。这在当时，尽管力量薄弱，不足以和泛滥成灾的“鸳鸯”相抗争，但它毕竟也算黑暗文坛上的一丝光明。

刘半农虽然承认自己曾经是“红男绿女”派的小说家，但他对于“鸳鸯派”中的一些坏作品，也是持否定态度的。例如，他和朋友们议论到徐枕亚的小说《玉梨魂》时，就曾“大骂它太